



大行陸公鯤庭傳 附汪渢

陸培字鯤庭仁和人父運昌負時名爲永豐令時以軍餉預歛田賦積逋十萬運昌奏免之培姿容秀偉絕倫尙氣決好一往讀書日夜不休嘗遊田都讀史疆記月餘一夜覺身漸短可三四寸良久方能引長爲文喜恢奇纍纍千言不竭登崇禎十三年進士未授官里居兄圻弟堦皆知名士與同里友人爲文章高會時稱西陵體客松江富人妾窺其姿來奔培叱去卽夕放舟去之父卒培自客歸手搏糶盡墳圻伏

父棺下嚙其臂肉斷血淋漓與淚俱迸流左右皆悲
酸不能仰視福王立除行人明年江寧破先是奉使
祭淮籓遂歸入橫山桐塲嶺已 王師至浙培誓必
死與母訣過其友人陳廷會語以欲死狀廷會曰君
職行人無守土責無已國亡與亡未晚也培仰天太
息曰需者事賊吾豈忍須臾苟活耶已乃痛哭曰嗟
乎陳君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遂長號以別
作絕命詩二章縊於家時順治二年閏六月初五日
也年二十九培未第時詣少保于謙祠宿夢謙降階

逆之笑謂曰君臣之義當以氣結公其人也友人孝
廉汪灝諸生柴紹炳陳廷會應撫謙沈蘭先感培之
死皆隱居教授窮約以歿圻字麗京隱於醫奉母孝
母歿適粵爲僧後一旦亡不知所之堦字梯霞著
書老焉汪灝字魏美錢塘人攻諸子書爲文奇恣奧
衍與人落落性寡合時人呼曰汪冷崇禎間舉孝廉
甲申徙家入天台去石梁十里依玉溪居焉日治蕨
粉一升采黃精一握奉母尋還河渚嘗獨身提藥裹
往來山谷間宿食無定處母思見灝灝間來定省然

家人往欲跡之卽不可得最後居寶石峯僧舍有貴人登山來訪颯從後山逸去卒不得見所居牕戶俱閉無聲聞隣僧疑其已死颯固在也明年七月生辰忽起曰可矣呼子具紙筆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寢而逝

海寧令林公子野傳

林奎字子野號恥齋侯官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海寧令奎以文章負盛名比至官澹靜簡木不務科指下咸易之甫一月燕京信至金陵未立東南所在變起邑鎮有大家駕奴乘間煽諸毒怨於諸大家者揭竿起而已陰陽構兵其間通邑震恐狀聞然不敢誦言奴奎得狀湯置不問徐降牒云旦日詣鄉約所講約比至則數千人擁而噪奎又湯不置可否衆愈益易之謂令固摸稜耳安能處大事耶奴身在事外狎

遊而嬉居有頃名衆講約講未半卒密縛奴至庭下
庭下人皆大驚奎徐起問庭下人吾自下車廉此人
姦狀罪當死衆謂若何咸應聲曰當死遂立令健卒
杖殺之合鎮大驚人人股栗奎從篋中出一紙曉通
衢元亮既除餘悉不問衆歡呼釋兵一邑按堵於是
威名大震奎惠愛人然持法嚴明有力者撼之屹如
山岳是時江左雖苟安顧亂萌所在竊發而寧獨宴
如性淡泊無嗜欲厨傳蕭然不肉食吏伺其乏啗以
金奎張兩手眎之曰若睽我十指骨相從何處受金

耶明年四月間王師將至解綬去去之日城守衛
士挾令給餉一年環署而譁奎冠帶坐堂上召譁者
曰吾此刻未出城門吾頭可斷吾法不可扞衆改請
一季奎曰必得爲首治以法乃可衆乃推爲首三人
序責之始給餉三月籍庫藏上之府令吏民皆見事
畢出城去其威信服人至此民提筐擔罌以蔬菓茗
醞追泣送者百餘里不絕抵侯官會唐王稱制授吏
部郎唐王移駐江西而魯監國由海入閩毅往從之
告其父曰兒當死久矣守海寧失城池當死扈從鉉

鄧州不能隨當死今不死貽父母羞乃苴履負戈率先戰死年四十二

史氏曰珩爲諸生時嘗以文章受知先生是時文習夸以淫而先生獨適古宥深爲尚編其課士篇曰士相見傳誦甚遠風格頓易與士子言必歸道德忠義然先生狀貌若山澤癯言論風度于于然乃其所就烈烈若此儒者學固有本末信哉

孝廉祝公開美傳

祝淵字開美海寧人崇禎間舉孝廉年弱冠篤志正學若常自省其過輒入曲室面壁跪不起至流涕自糲其律身嚴厲皆此類壬午上計諧會科臣熊開元姜埰言事獲罪憲臣劉宗周疏救之上怒不測廷臣無敢言淵戴儒冠慨然上書其略曰臣聞主聖則臣直是切直之言人臣所願効而難遇其主人君所樂聞而不易得之下憲臣劉宗周慙直性成忠孝天授皇上賜之罷斥臣不爲宗周惜而所惜者宗周以慙

直而斥繼之者必懲之爲澳忍宗周以迂執而斥繼
之者必懲之爲便捷澳忍便捷之徒安所不至夫平
日有犯顏敢諫之忠臨難始有伏節赴義之概士氣
卑靡至今極矣寇亂以來開門揖寇者有之覲顏偷
生者有之坐視君父之急遷延不進者有之此皆懲
爵祿怖生死脂韋蓄縮之一念爲之爾若宗周不惜
軀命觸忤雷霆之威此其孤忠激烈言卽不當陛下
亦宜優容之書奏切責下所司議奪南宮試而宗周
亦罷歸先是淵固未識宗周至是乃從之學宗周

斥罷帝含怒未釋於是遣官校卽家逮淵究主使意
在宗周淵就逮於府環而觀者數千人皆大聲歎息
流涕故事違罪人以駕帖時票旨無駕帖例不合諸
生因疑之大譁亂挺而起者數十百人校俱驚匿淵
曉以大義衆乃解散好義有氣力者爭投以金及援
救之贖淵歎曰使我以利死死有餘恨卽以利生生
蓋有餘恨苟一金之節一言之援非利乎吾知有義
而已悉庵之旣就道諸校搜其裝惟周易莊子及先
人小像一頓甲申正月入詔獄卽訊梟掠備至淵抗

言曰男兒死耳安有身上書受指他人者二月京師
急放獄囚淵得出已赦贈太常同里吳麟徵死之
方死語其家曰待祝孝康來淵至相與語麟徵乃死
淵哀所日余二三丈飲之飯合醴祭之儀雖處變亂
一如禮朝宿椁側者旬日閉關防險持其喪歸會葬
王立淵詣金陵請竟前獄不許復抗疏誅奸賊納言
見之大驚佯諾曰上卒匿不上當是時淵義甚高名
震天下一時賢士大夫爭慕之願一識其面以爲榮
淵宗周復出爲憲巨淵痛時事日演亂勸之奉身引

退明年閏六月淵不食死于家越二日山陰劉宗周
亦絕粒死

史氏曰士君子願立名節然非堅識毅力其嘗險不
撓難已方淵之疏救宗周歸乃從學宗周逡巡謝曰
前日之舉得無小過淵請曰何哉宗周曰意氣乎聲
名乎淵慙然請益自是學日進嗟乎意氣聲名之偽
其病中于人心可以無辨乎

叔氏漳浦令聞大公傳

叔名兆昌字聞大號天目少爲文嗜奇慕古與同里
查繼佐伊璜徐林宗邈思林祥止仲兄弟相勸切以
脫落柔曼力追清窄爲尚尤愛好臨川湯若士謨著
卧吟而餐噎焉伊璜邈思風寄放達流俗以爲惟而
叔剛簡孤特意所不可終日不通色笑以是皆不諧
物文亦以高格多斥落不遇益騷激無所容伊璜一
日亡去匿五湖烟霧間旋欲求三神山有褰裳濡足
之想叔騎驢逆之丹陽道上說以非孝子相與還黎

博庵先生來視學得叔卷非常歎賞技通浙第一且
招携談讌無虛日因與江右劉士雲諸君子遊恨相
見晚是年闈校以擬元落副榜名大振鐫清雪堂三
十菴問世士林珍若異書傳誦徧江左是時吳越七
郡聲交翔治主者爲東林先生其書曰復社品題峻
嚴非第一流不得與叔輩見推重伊璜亦登賢書有
名時號海昌查沈叔論文以言情爲宗以淡折縹緲
爲工論人尚耿介蕭散而嫉世法僞士如仇噉名客
爭附之都謝絕不許崇禎丙子拉邈思止仲孫璘協

將丁歲子羽及從子珩讀書湖山錄其文曰湖山曉
集後康樂詩結友使心曉心曉略形跡片而梓之貽
四方曠識者是秋舉鄉書明年讀書從子珩之慧居
梓其作曰慧居兩生有槩於魯兩生之義意若於凌
遊中見所寓焉雲間陳子龍叶子嘗報書曰天下方
有事我輩非隱身漁獵則致命軍旅叔讀之慨然傷
懷者久之仁和陳潛夫无倩嘉興陳恂子木巢鳴盛
端明諸君子雅負氣節與叔期許密切懷托甚遠庚
辰成進士壬午授漳浦令八閩士大夫夫喜得名宰遠

近爭來投謁叔往往以簡傲失士大夫心而黃石齋先生予杖歸里講學於漳雅重叔叔則北面事之每事必諮焉閩帥鄭芝龍以叛發陽附朝廷乘國家喪亂鳴張跋扈諸大吏皆蒲伏奴請惴惴林息軍中一廝養卒啣命詣節鎮戟門雖丙夜立傳鼓延入上坐膝席而承其尻惟恐不及石齋先生每與叔言之髮指福王甲申芝龍遣裨將持檄徵餉來漳騎馬直入堂下氣張甚叔罵曰若一叛帥帳中兒目不識沈令君天下男子敢嫚侮朝廷三尺地耶擲其檄

者還報芝龍大怒立發部卒千餘人縱掠於漳而語大吏漳浦令養寇不能討法當糾大吏立飛章劾罷叔曰去固吾志芝龍殆厚我哉及歸里爲乙酉丙戌間築室於郊園顏其堂曰老圃以見志蒔藥種蔬讀書其中身烏帽寬衣時曳杖田塍間徘徊往來人莫窺其意間故人遯世者相過從相與搔首歎歔嗟幽憤之詩悽惻動人中間聞石齋卧子元倩諸先生先後以節死則嗚咽自傷意不忍獨久視人間已亥卒年五十五叔晚歲好讀唐宋人書及方外禪乘醫藥

種樹家言當有感屬賦大率類唐宋喪亡其時賢者
悲時悼志托恨寄懷之作如秋蟲之吟山鬼之泣篇
什雖不多有風騷之遺響焉物之後亭館泉石一時
俱盡而遺編散亡與其人同零落山丘而已痛哉

耿應文選初集

海寧沈 珩昭子著

狀表祭文

上兩臺請特祀故大司馬孟津李僖平公原任
浙江督學道學政事寔狀

故大司馬李僖平公諱際期號庚生河南孟津人庚
辰進士順治丙戌來督學於浙視事三載閱兩制科
一歲校中間試明經數等所以惠教浙士子天下知
不知皆師法公爲莫及

世祖朝以諸道學使者無若公賢考陟異等自右叅議
不五年晉大司馬卒於邸公立朝經國之業載在國
書不具述惟是公學政所大造於浙珩嘗以受知獨
事公久親謦咳稔本末敢一陳之往者浙士波流汨
靡恒厭譚經競綺縠公至則鳩生徒首眎之嚮謂士
不知尊經俎豆何爲爾苟學悖經文離道吾闢之恐
後尚闖然登斯堂哉於是惟說淫習不得逞顧所得
才皆振奇有謂奇則累經公笑曰士安得病奇六經
而下差有狂簡餘子岑寂不稱快意奇以衛道非以

時道奈何欲令庸師宿生張吻聖書乎比坊士一編
出爭誦爲此千年前漆簡中物公始來浙土方伏雲
霰雷雹下轅固伏生輩驚懼竄匿田間不出乘憲者
議以法震之出不者族收之公抗顏力爭謂若提攜
懼不至何震爲且吾道在士士氣強猶懼不勝道種
盡道滅吾忍以官易道哉於是議遂寢徐出孔孟程
朱於兵火百奸餘士稍稍抱經從山谷出有若招數
萬孤子寘慈母懷浙人之謠曰士類不空實有李公
抑公持身肅以括卽貴勢所挾請峻不受於時兜鍪

者張甚所請一不行共啣之乘公出羣辱公於萬人
市摔其前騶引公出車批公頰而抽其虎皮茵以去
公乃徒步詣節府庭解印綬求去博士弟子萬餘人
伏轅門號慟以三晝夜曰公去浙士安有類乎節府
固慰留乃得不去然公終不爲奪獨行已志自若也
拜於廟側其宮周垣圯堂序欹屯牧擾擾牛羊外來
則悲曰浙安得轅固伏生母走田闢哉卽不能令聖
賢古先生爭此一畝宮於是以痛哭爭屯牧者感其
誠毋敢犯爰出俸錢新之士至且喜且泣曰聖賢

先生猶然在哉諸郡邑忠賢先廟碑碣之墮壞靡勿
損廩供修明之然奉已恒儉一褐一紵食具鮭菜而
已竊聞之道不能勝時時亦不能勝道凡公所爲非
乘時而爲顧勝時而爲焉非他學使者能及考周禮
大司樂曰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歿則以爲樂祖祭於
瞽宗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國故云
者代各自釋奠於其代之人而國又各自釋奠於其
先師元許衡嘗爲祭酒明薛瑄嘗督學齊魯議者皆
以爲道德名臣能尊師道作人材爲一代倡皆得於

當代從祀孔廟以合於瞽宗國故之義况公之倡於代以衛道而育士有衡與瑄之所難爲者其從祀大典關禮官奏白用俟論定今

上康熙十一年詔郡國修葺志書崇祀在位先賢以光紀乘宜協輿評稱功德若祀公於名宦祠僅偃然衆列不足以配公顯績爍修請援國故瞽宗之義設特祀以彰殊典著爲例謹狀

中憲大夫刑掌科螺浮張公墓表

刑掌科螺浮張公名惟赤海鹽人原名恒字君常贈中憲孝廉符九先生之仲子幼瑰奇出人先生築大白居東海上授生徒簞笈雲集公屈服其同學生比長名益駸駸起讀書交遊工詩頗跌宕自豪先生幼家聲不衰邑有公正節槩之舉必推公主議卽諸道使者以時按部海上咸諮度廼納或薦紳通顯治共張市牛酒所不能致獨枉車騎就公信宿相得甚驩丙戌貢京師是時海內才俊生鱗次漸集然氣奄奄

不振公則以文章品槩相傾動諸貴人願交恐後公時出橐中裝名客高會間與才俊生相要束爲然諾于是士氣蒸蒸上矣以茂才廷試當縮縣印綬公愴然曰吾先孝廉不及冠進賢逮屬纊猶際斷恨而聯屬之藐孤吾何忍忘而遽見獵喜動色哉遂弃繻歸四方稱其字猶曰君常君常云午未間乃更今名號螺浮遂中甲乙之科補尚書郎改授給事中當是時世祖章皇帝方銳意嚮諫臣公知無不言每上封事必溫綸褒予敕諸司力行之及

皇上未親政廷臣莫敢請公獨倡言之未幾以年例外除荆南道治行冠諸道使者不半載裁缺以歸稍稍出俸錢就大白居之西偏穿池壘石設亭榭植竹梧蒔花草與賓從故人笑傲吟詠其中無復用世意御史季公振宜上言故給事中赤敢言有大節其識畧宜在朝廷弃之野當爲人才惜

上是之還公諫職公益矢心報國補刑垣再轉工垣言言有裨國體若請御經筵及停園占給草廩夫諸疏尤關切政本天下重其風采丙辰冬卒於邸第中外

有識相弔云公性個儻易直中無岸谷而外近於戇
見所不可輒面批折人然推心置人人亦不怨與知
交周旋燕語襍詼噓及其天性徑露悵惻動人視所
疾苦若已受區處扶挽過於人之自謀季世士大夫
居里中惟利是視捐棄大體以利來者雖輿臺廝養
之猾不惜與之比臞而或其氣類聯屬一旦小忿狃
小利欲輒露斷相狠公每詫恨之毅然持風槩散古
處而又逞逞散困稟賑饑給糶修學宮濬城渠建營
舍諸不勝載兩臺間採其事上聞所著有入告三編

涉園詩集主政君皓之扶喪歸而葬於海鹽之西郊
再葺海寧沈珩史館假歸往哭于公之墓主政君泣
謂珩曰先君子交天下賢豪顧自燦髮歷顯晦更離
合如吾子無幾則是先君子出處大節而外其潛行
逸轍與肝脾間之隱非吾子勿徹曾子固不云乎文
之有傳全與史類先君子而藉傳以待乎史責在吾
子因不敢辭而索欵以悲也曰嗟乎今天下士大夫
所不足者非氣也耶子瞻論人貴在不可名之氣吾
於給諫亦云今士大夫所尚者深文厚貌偃僂踣步

謂之敦重言咕躡不出口遇事首鼠謂之老成慎忤
諛訛設機張罟以待事之來謂之智略人謂其中殆
不可知吾特謂其氣不足以自持故頽敗顛陷以至
此也而且曰彼徑直爽忼之不足以禦物也嗚呼其
然乎於以求不可名之氣如給諫者又安得哉又安
得哉

文林郎中書科中書舍人芥園鄭公墓表

公名蘊弘字兩隨號芥園桐鄉人以壬辰進士歷推
官擢中書舍人卒於邸第丁巳秋予去京師公病瘍
創甚時年六十矣予手公曰曷姑告歸乎公寢而頷
之曰有待也戊午夏六月予復抵京而公捐館舍垂
兩月矣其嗣景濂以公之櫬旋歸里而窆也請予表
其墓公配朱孺人爲予舅氏君重朱公元女君重公
名門長者儒也嘗喜謂予曰婿類我公廉靜樸木讀
書好經術通大義平常語臚胸而談經疏藝文卽辨

難無所屈與人煦煦而義所不可卽斫立家食貧能
茹苦而厚其天性骨肉里姻交遊卽力無所恡予夙
敬憚之居贈公喪骨立其奉養大母沈母氏金及撫
弟妹弱稚歲饑艱食親蒔藥灌畦供餽糜甚歡及授
寶慶推官也兩太君不能從公每恚曰此何若蒔藥
灌畦供色笑時而乃爲科名搯粹我時荆湖南削平
寶慶外患寇內苦兵視一書生若綴旒而公以廉介
能摘伏寶慶人乃傳其風反火滅一事以爲異公之
誠固有通於神者與未幾調辰州再攝常德辰尤

疆民不保其命而公悉心慰撫清荒熟酌夫馬至賣
衣馬以活其災而飢者清舉劾以肅軍政之窳者以
故辰慶戴公均焉而其攝常德也亦如之茹茶戴星
者五寒暑以高第擢中書科舍人挈朱孺人歸省單
舫雙屐登堂拜兩太君囊裝惟襍書兩櫃故衣數四
褶而已官中書以註誤落藉尋還職再奉 命賫詔
山左皆不及期而反或少止之則曰奉使而淹留與
望母乃以皇華市乎比苦病奔哭 孝昭皇后喪遂
劇以處公生平讀書砥行在官有風槩使其以儒者

之効展布中外得行其志豈不大遠於世之浮澆無
根底爲賈而鬻者而所就竟止於是公昨語予曰有
待焉安得無意乎而竟已矣雖然彼賈鬻而都通顯
有道者羞稱之較公所自得又孰多乎哉

夏久山先生墓表

故明故禮部江右以文壇誼府嘉聲名甲天下所推
高者章大力朱遂初萬茂先劉士雲諸君子與海內
狎主齊盟而夏久山先生與焉先生名惟徵字玄成
別字久山早惠強記文若涌泉兼工詩與名士唱酬
興酣落筆欲飛試輒高等獨躋登塲屋應賓與者十
有七嘗作感遇詩三十章音節激昂悲壯中間貢入
六館會舍選或勸受官不肯就比年七十有七猶騎
驢赴試北闈時先生子以鋒成進士長跪請止則曰

一第豈榮我要使積學晚遇之士有所恃以自壯爲士林長氣耳八十復就道馬蹶作悼遇之賦乙卯江西用兵停秋試公頓足呼曰天又厄我三年乎時八十三矣丁巳以鋒官京師先生寓書言老人當北來乘此應戊午秋事于是迎養之志始決距午之秋病且棘以鋒精暢經脈應

名入侍內庭歸診視脈變怪問故左右述公間語長孫熙濂我腹藁作中州擬呈三篇似不多讓人夏子大焉乃知變脈之由而公已不復起矣易簣時無

惟以讀書未一第爲恨尋舌疆微有聲猶若追叙生平撰述某年某部某年某部云云者嗟乎傷哉士君子逢不逢之間逢則奮飛不逢則龍蟠而蛇泥命也然珠沉驥老心折骨摧甚且謂人生不得行胷懷雖壽百歲猶爲灰故憤遇之詩曰矣置復矣置情如刀劍傷悲哉乎其爲心也顧年餘履順壯心亦足以消矣未有如先生之旣得於其子而齒且久齟也乃志終不少貸迄燼滅漸絕所恨恨者惟此斯其堅性毅力豈可及哉而抑足爲賦士不遇者歔歔涕洟而重

增之慨也生平論學舉象山宇宙卽吾心二語真知力行不務浮夸嘗曰士以氣識爲先知希我貴若號爲文人名人無足觀矣西江之學自象山提唱宗風而詆之者曰禪考亭深相敬畏然象山之歿率門人詣佛寺爲位哭之蓋斥爲禪學也近代吳徵君復闡心學而念庵整庵則歸於踐履篤實西江之學於是內外兼備公能該貫知行爲先正功臣奚愧哉

張太君墓表

年友給諫張君以太夫人殯祔太先生之窆於當湖之陽先川寓書海昌沈珩曰非子傳勿悉先妣隱願幸許珩技涕曰傳曷勝任哉雖然珩少登堂拜母習太夫人德稔且太夫人疾革京邸珩館焉所繇承聽者殫傳安敢辭傳曰給諫張君母太夫人顧其先自吳名家由遂侯雍豫章太守郤散騎常侍榮廷尉協迄明府詠令鹽卒官民惠愛之遂家鹽世有令裔太夫人婉淑莊和迨歸太先生太先生早貧力學志

量汪洋磊柯勿問生產太夫人親操作供具承歡者
滄漚佐讀者膏脂罔勿自拮据靡遠近稱太夫人賢
且孝云太先生因肆厥學魁賢書萬曆間海內稱理
學宗士簽笈雲集築大白居東海上受生徒太夫人
手執爨給同舍生舖糜且誠貧者覲勿用篚太先生
十數上公車嘗擊缺唾壺太夫人慰且勞曰今朝廷
顯貴人孰與孝廉高名苟碌碌無奇節與世浮沉而
取尊榮後世謂大白先生何惟孝廉砥志潔修吾獨
能爲桓少君哉且不聞不在身必在後耶君子曰

美哉能遺榮匡德也古名媛矣太夫人生文學吾次
給諫君文學君靜晦易良給諫君自燥髮備儻如龍
泉太阿乍出匣煜煜莫敢矚盼太夫人益慰勞太先
生日公生平潔修友教天下食報者非以若耶公安
快快不足耶太夫人年五十七而太先生捐賓客太
夫人愈修行惇訓給諫君日騰聲江左自鉅公達賓
翰卿吟客履錯戶沈珩遊特稔焉則太夫人爲給諫
言此人卽孤貧泥淖中才得非世之干將汝亟勿失
此人哉尋給諫以茂才貢上雍珩與勸駕同謁舍同

佗僚羈窮盡同甲午之役春珩假旋將母給諫騎驢
送之古薊門執手淚簌簌下曰赤獨不念白頭老人
哉奈何徒陟屺瞻望勿及也然給諫策名上春官以
高第補尚書郎歸而稱太夫人七十觴太夫人受三
爵驟然喜曰吾昔慰而先孝廉母賣志憾固知有此
日矣當是時珩則淚簌簌手給諫曰小人有母奈何
蓬髮練裙獨如昨也太夫人謙約儉靜愈益加已而
給諫膺 特眷擢省員迎養太夫人邸第則日誠給
諫曰汝何以報塞爲哉第令啜肉食者流朱輪炙轂
怒勞之馬卽呢訾而絜楹不爲國家引是非爭大體
志而先孝廉骯髒於經術後世謂大白先生子何給
諫受教凡所建言罔敢爲民直者直之罔敢爲國
伸者伸之

世祖嘗乙夜讀所上章驚起語侍臣曰是豈靡靡罔經
術指授者哉悉溫綸下郡國敕行之太夫人益驟然
喜今而後而先孝廉真不憾賣志歿也歲庚子月中
蕤賓上澣六日爲設悅辰給諫預謀觴太夫人八十
者于旌闔戶簪纓溢堂太夫人遽嗚咽悲曰老人背

而先孝廉二十三年卽不忍獨受太夫人觴而先孝廉獨一杯羹且老人何事不足下報而先孝廉恨一旦溘朝露不因而先孝廉寢而以邸第也聞者皆悲不自勝尋遘疾卒於邸時年七十九沈珩曰古稱婦德婦行淑慎間有福命或嗇焉若膺榮錫年徽善罕臻太夫人兼之難矣抑太先生暨給諫君令名不相繼赫赫太夫人前昭後光又曷至此哉紀稱樂羊王霸咸以賢淑克相厥德樹嘉聲而承繩勿顯劉惔陶侃之母母績爍矣而伉儷弗彰太夫人於此數家

所得孰多焉然給諫嘗爲人語太夫人茹蔬素却純綺曾不得鬻俸錢供甘膳以爲恨抑聞太夫人之就邸養及疾也每南望不懌曰吾竟鬼思故鄉夫以給諫之榮親者備太夫人之享身者全心猶以爲未慊嘻嗟哉可感已可感已

祭高陽夫子文

夫子之臣德在

朝廷相業在天下表帥培養在百寮愛育成就在門
弟子學術文章在撰作皆足以不泯滅於千世而獨
其生年之有盡一旦如瞽史之異鞅景黔黎之恠類
呼而不能以少挽耶嗚呼哀哉珩受業夫子之門其
爲澳澗樸櫟最無足比數夫子所提誨其不及而哀
憐其阨窮蓋靡有毫髮之遺焉二十年來珩大抵間
歲一走長安輒抱其所爲文詞以質左右夫子嘗呼

謂之曰今文率規模八家類竊其形似故愈似愈遠而子之文獨有風采骨力克自樹立吾故愛之及心遠堂詩就梓令門下士以序言綴於編纜三四人珩竊與焉夫子殆以小子珩可與於斯文也夫子歿小子安所從質其業而揚其光哉戊午 詔公卿庶官舉天下文學之臣夫子首列八人以進而及於珩及授官史職辛酉典京闈試事竣入謁夫子知清論協從視珩而色喜曰子能如是良不負予知矣冬雲南平諸詞臣以撰述揚功德四十餘章咸抱其冊恭進

內朝院長陳說巖先生以次攬珩冊拱手曰昨見高陽夫子極稱君作珩始知夫子所許與先是未知也以此信珩平日苟寸長自見夫子所以擷其幽而張其稱無勿之至大率類然嗚呼珩何以得此於夫子哉而今已矣壬戌六月珩得疾 朝門沉迷邸舍勢甚篤夫子慰問之使不絕及 予假出都復賜藥物資道里珩輿疾出薊門引首西望涕泗交頤念犬馬之軀一旦露零從此不復戀 闕庭繞門墻而豈悟山頽木摧顧先騎箕尾以徊翔玉京乎哉冬十月

一日丙午珩泊寶應夢夫子示之信委折詳譯甚異
寤以詩紀之其略云寶應中宵夢書來自京國封題
累兩函相公親翰墨又云忽有一奇果端好手中得
僮奴爲予告相國園松實約略叙次所夢云歸里後
常見夫子於夢爲祥與恠殆不一而孰言恠之遂徵
夫子嘗欲令珩編次其文成集稿未果歿珩亦辦職
淺未暇及今不知屬之誰手嗚呼哀哉古者門下士
聚哭帷下或廬其墓或棄官持縗終服至于禁令不
顧或千里隻身拜墓門珩旣病伏偏陬衰老不能
適里而僅設位哭於寢僅以空文上告於靈筵情如
之何哀哉

公祭王敬哉先生文

嗚呼先生之歿也在朝之公卿大夫咸相吊設位而
哭曰先生國之楨榦人之榘矱行足以率朝列之歸
章言足以諮國家之典故數十年來縉紳名輩接軫
莫不望後塵以爲步今一旦而文獻零於朝露矣其
所嘗執經受業及儒冠韋布之士則喑嗚涕洟而榘
泣曰先生高而下交貴而急士有馬鄭之學而不立
異同有許郭之識而不置臧否從遊之士莫不相載
以歸而無憂乎佻悅而儉鄙今則悵悵焉而望其門

與其里矣嗚呼人之於先生之歿也如是是可以知先生矣近代以來學術全起戶立黨衰揚波獵華躋駁支裂炙輶無涯倩耳備目其書滿家先生正之以經術衷之以六藝譬彼滅裂者特草莽苟竊之雄而先生推大雅宗傳之系於是敦搤足以勵俗公忠足以服世自筮仕而躋華要造成均之士直講筵之班用天下之才持朝廷之法議邦國之體大抵扶樹防維標準司契清靜以爲緯畫公方以爲獻替而當是時元公已繩武而起矣將見太傅在前少傅在

雍容步武于殿陛然先生謂寵利之不可踰其難進也如素棊勇退也如決隄翩然乎丘壑杖履翔寥廓擊虹霓嗚呼先生於是乎不可幾矣某等得先生爲之師則日進而誠之曰爾母以爲官閒而荒於嬉怠於習爾母以爲寵近而比於驕勿強於立某等拔箕滕席謹受教期罔隕越以勉所不及今過其位著思其警咳而烏能不涕洟霑而下凜風颼颼而如襲也方元公之日徊翔乎清要庭訓無異諸弟子而及其爲大司馬也則又誠之曰爾母以樽俎爲易以七箸

爲甲母貪於功母炫於奇勿以癰爲養勿以賊爲貽
司馬謹受教於是戡亂之略及先生之身而削平邊
陲以佐

天子弘文之治先生歿而無憾其當在斯乎稽之於古
朝有趨車之慟輟祭之軫里有息春之悲罷肆之愍
今昔同情豈不於此乎準哉嗚呼先生不可作矣特
其爲清德令音書簡冊流傳記琅琅古今也生平所
編次撰述得失之林著作之府傳之後如一日也其
所玩好圖書琴劍鼎彝篆籀樽罍之屬染香蒙

氣澤煜煜其如續也亭館竹梧有戛然長鳴之雀五
色彩黛之魚陰黝慘悽乎曲臺寒沼之墟也而先生
竟不可作矣

祭亡友孫協招文

痛哉君之云亡人謂君壽我不謂爾雖壽勿祚坎懔
侘傺百窮咸奏君貌魁腴胡焦以瘦君懷省曠胡促
以瞽百歲猶天古人所疚中庭白楊蒙霧長晝壯志
陸沉吁嗟我友君昔盛才搖腕翰飛氣若雲湧色若
霞緋載記綜博討晰密微早事聲遊月旦煜暉旣乃
藏名混俗先幾冥冥默默土木同歸學問之氣隱盎
光威旁通方數辨形審機君夙遠量沖漠恬讓外晦
內朗縱心遐暢和而能介砥骨翫體義利之交刃截

燭亮執篋率先德門并尚見大敵勇圖寧主鬯剛方
克孝人倫景向形忌勿恤率以身喪君營先兆嗚呼

君之文章學術闇過乎彰君之志慮節槩抑過乎揚
惟彰與揚人得共知而闇之與抑非予孰詳蓋予知

君過君知予君胡棄予而逃空茫荒忽之鄉予方總
角君來同學同舍之中獨辭離覲尋家漳浦先叔闇

令徐則有邈安也及羽徐林宗邈思林祥心曉相樂

思風縹緲期尚卓犖湖山浸侈間兆謠詠六子先爲

初終周渝落落匪駁醇乎其醇君更濯濯

最早世露溢電流漳浦中隕華屋山丘靡馬之聚

痛南州惟君及予相將白頭予兄君門提誨綢繆予

衰已甚君力尙優對餐予劣並路君道方謂君年穉

予溢浮迄歲云昨委殞勿振槁容弛筋中黃之疾後

劇過前前差殆僅力疾負土泣血失信奪幟抱壁方

韓比藺揮劔據圖不難不震折肱歟骨而罔所吝此

營兆心力并盡漸滅灰燼痛哉予實陋庸老尚馳驅

空窮其身友道荒蕪身之不恤曷爲君圖沫之不潤

曷爲君濡君方撤瑟藥物予逋君方屬纊則賻予辜

遺言勿聞歛棺勿趨空言碩交局用夫夫悲與愧并
幽明豈誣予也冥頑孰肯好我惟二三子或右或左
凋零僅存奪我碩果我有疑義孰相印可我有謬迷
孰正僻煩我憂岐側孰匡破礮我懷曲隱孰宣炙輶
接軫比肩茫茫孰弔痛哉

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而莫沈公暨元配朱太孺人

合葬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傅戶部尚書保和殿大
學士加三級奉

勅總裁

實錄

聖訓監修明史前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東閣內弘文院
大學士內翰林秘書院學士加二級

經筵日講官

聖訓順治大訓通鑑全書副總裁管理

誥勅戊戌甲辰丙辰會試主考乙未等科文武

殿試讀卷教習庶吉士丁亥會試同考國史院侍講學

士春坊中允兼編修檢討國史院庶吉士高陽李

燾頓首拜撰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前翰林院侍讀學

士加詹事府詹事充

日講官

起居注前內弘文院侍讀庚戌科充文武

殿試執事官內秘書院修撰管理

誥勅己酉科典試山東正主考年眷姪嚴我斯頓首拜

書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前順天府府尹通

政使司右通政太僕寺少卿戊午科江南正主考

掌河南京畿道事加二級侍

經筵掌浙江山西等道事巡按山西督理河東鹽政轉

陝西河南等處地方浙江道監察御史加一級內

弘文院庶吉士年春姪熊一瀟頓首拜篆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編脩沈君請假南還瀕行具書

來告以其母太孺人猶厝淺土將啟贈公之殯官而

合塋焉且曰珩三歲失怙其撫珩而成立之訓珩而

造就之惟先妣朱太孺人是賴還念先考贈編修公

以癸巳冬塋於漣漚荒畧不能成禮蓼莪之痛畢世

以之敢列狀請銘余惟曩者甲辰之役得沈子於禮
闈擢冠多士迨己未春

御試博學宏詞沈子復膺上選遂讀書中秘以編脩充

纂脩明史官辛酉典順天鄉試稱得人爲人恬退介

持與古爲徒不唯取重當世而傳經之教獨由母氏

其事不可不傳因摺其狀而誌之按狀公諱兆廣字

而莫一字僧彌浙江海寧人自宋建炎初樞密公諱

與求以扈蹕南遷始居臨安再傳千四公遷於海寧

之鹽倉又數傳漁隱公

諱

良兄弟曰人皆有隱德又

數傳至見庭公

諱

達以文學知名慷慨好義每指困

散穀以贍其族復捐千金贖溢科之灶課里人德而

祠之曰報恩年九十乃終贈公之祖父也贈公之父

爲靈釋公

諱

瑞徵負曠世才詩文書法爲世模楷築

室曰慧居讀書其中年三十六齋志而没人咸惜之

贈公方九歲卽通春秋沉研三傳學皆有成逮事乃

祖更相爲命比見庭公歿公已病劇以哀毀增痛年

二十五早世未究厥志故事狀罕有傳者此沈子以

終身不識父面爲痛尤以生平彷彿未能悉記而詳

述之爲媿且憾也當是時沈氏再世夭折閔凶頻仍

其緒不絕如縷所以去危卽安保世滋太者實朱太

孺人以一身維繫之方其族人之構訟也人皆謂見

庭公以贍族號義閭乃有反恩爲仇者當共起殛之

而太孺人以禮自處待之怡然時編脩君方九歲使

自直於理其事遽釋未幾族人皆敬信慙服太孺人

基言金
媚睦之化足以感人者如此贈公之歿也祖母楊太
君猶在太孺人曲爲奉養滫瀡枕簟必躬必親太君
安之每自喜有子孫之樂太孺人之孝卽贈公之孝
也太孺人之父文學公早卒母鍾夫人以婦行稱家
旣中微喪之暴露於中野者數十載編脩君祇奉母
命爲營葬之編脩君之孝實太孺人之孝也太孺人
獨持門戶者凡四十九年先疇滋殖延師以訓其子
有顏氏商母之風其垂訓也曰名以招尤名以損福



原件短缺

P4后缺

